

# 郁達夫之死的新發現

●劉心皇（現代文學史家）

## 聯軍情報並不正確

日本學者鈴木正夫，在學生時代閱讀日本戰敗文件，得悉中國知名作家郁達夫的下落，消息是從棉蘭蘇門答臘聯軍總部的情報處得來的。據說，聯軍當局於審訊日本戰犯時，錄取口供，證實郁達夫於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被日本憲兵槍殺，同時被害者尚有歐洲人數名，遺骸埋在丹戎革岱，丹戎革岱離武吉丁宜七公里。這個報告中譴責日本帝國主義的傾向很濃厚。鈴木正夫當時是學生，不大相信這種日本憲兵殘殺中國知名作家的事情。後來，他和伊藤虎丸、稻葉昭二兩位對此事有興趣的人，一起編輯「郁達夫資料」，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發現了在蘇門答臘和趙廉（即郁達夫）相識的好幾位日本人，他遂即訪問他們並作了筆錄。從此，他深入的研究和探訪此事，終於找到了綁架殺害郁達夫的主謀者，他沒有寫出主謀者的名字，僅以英文字母A代替，他寫出了「郁達夫被害真相」。並曾於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七日，在浙江省富陽縣紀念郁達夫殉難四十周年學術討論會上報告。

他看了我發表的「關於郁達夫之死」，便根據他探訪的結果，給我寫了他的新發現。

我回他的信，是主張將綁架殺害郁達夫的主謀之真姓名寫出來。不要僅以A來代替他。

我們的通信如次：

### 一、鈴木正夫的來信

劉心皇先生：

請原諒我冒昧地給先生寫信。我好久以前就知道您大名。因為我是個研究郁達夫的學者。

我手邊有幾本先生的著作和幾篇有關郁達夫的文章。

我最近看到大作「關於郁達夫之死」先生用的資料有點兒舊。我現在寄給先生一篇文章。這是我一九八五年九月在富陽發表的。如能起一些作用，十分榮幸。

匆匆寫到這裏了。順頌  
健好！

鈴木正夫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新文學史料』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 郁達夫被害真相

〔日本〕鈴木正夫

### 主謀憲兵班長尚在

日本戰敗的第二年，即一九四六年九月，胡愈之發表了題為「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踪」的報告，從此以後，關於郁達夫失踪之事，如下面所說的那樣，流傳至今：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晚間，郁達夫和三四位客人，都是一些熟朋友，正在家中談天，主要是討論結束農場的事。那農場是巴爺公務許多僑領投資經營的，達夫是董事之一。八點鐘以後，有一個人叩門，達夫走到門口，和那人講了幾句話，就回到客廳裏，向大家說，有點事情，要出去一趟。他和那人出了門，從此就再也沒有回來了。

到了第二年八月，關於達夫的下落，才算有了正式的消息。這消息是從棉蘭蘇門答臘聯軍總部的情報處得來的。據說，聯軍當局於審訊日本戰犯時，錄取口供，證實郁達夫於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被日本憲兵槍殺，同時被害者尚有歐洲人數名，遺骸埋在丹戎革岱，丹戎革岱離武吉丁宜七公里。

我在二十幾年前的學生時代，看到過這個報告，由於報告中譴責帝國主義罪行的傾向很濃厚

，所以對它的內容不能不抱着半信半疑的態度。十六年前，我和伊藤虎丸、稻葉昭二兩位先生一起編輯《郁達夫資料》，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發現並找到了在蘇門答臘和趙廉（即郁達夫）相識的好幾位日本人，因此，就將他們的談話作了筆錄。這些談話記錄，對胡愈之的報告是個補充，但在決定性的事實上，又與胡愈之的報告有所不同。不過，考慮到當時有關人員還健在，發表這些事實還有障礙，因此，只把它的概要寫進了《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踪——原住蘇門答臘日本人的證詞》中，作為《郁達夫資料》的附錄發表出來。其主要內容如下：

郁達夫確是被日本憲兵殺害的，有好幾名憲兵參與了這個事件。除了一個人混入隨軍職工早期回國以外，當事人都在被收容進收容所以前就離隊了，下落不明。可以想像是參加了印度尼亞獨立軍，後來戰死了。事件就在既無目擊者又無證人的情況下，暗中掩蓋隱藏過去了。從盟軍那兒來的關於郁達夫被殺害的情報是為了使被害者的親屬和朋友得到滿足而造出來的，是和事實相反的。八月二十九日綁架郁達夫，而讓他活到九月十七日，在當時混亂的情況下，是不可能的。而且，日本戰敗後，歐洲人即使有一個人被日本人殺害，也將是震撼蘇門答臘全島的大事件，如果有這樣的事件發生，連戰犯的辯護人都不知道是不可能的。

我寫的調查報告發表以後，在日本國內引起了相當的反響，此後不久，在臺灣、香港、新加坡也被翻譯和介紹。但在中國大陸，正處於文化

大革命的高潮，沒有引起什麼注意，直到最近才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一九八四年第一輯上被部分翻譯和介紹了。

一九七二年，我在新加坡的日本人俱樂部機關雜誌《南十字星》上，用筆名發表了《消失於南洋的郁達夫——一位中國作家的最後》，在這篇文章裏寫到有一個曾和趙廉有很多接觸，以後離隊脫逃的憲兵，他在戰敗不久，曾對一位很親密的朋友暗示：奉某上司的命令殺害了趙廉。這篇文章譯載在《新文學史料》一九八四年第二期，這說明中國方面也漸漸地對這一問題開始關心了。

今年正值郁達夫逝世四十周年，中國將舉行各種紀念活動，我也被邀請參加在浙江富陽召開的郁達夫學術討論會，我認為現在是發表郁達夫被害真相最適宜的時機，如果錯過了這個機會，擔心過不了多久，當事人都逝世了，證人也沒有了。因此我再次拜訪過去向我提供重大證言的幾位人士，得到了發表有關證據的許可。

然後，我就要求和前面曾提到的那位在戰爭結束後不久就回國，現在還健在的某上司會面，最初，他支吾搪塞，想拒絕和我會面，但最後，他答應在幾天前（九月八日）會面。

十六年前，我曾見過這位原憲兵，並與之談過話，那時並沒有察覺到他是事件的當事人，以後隨着調查的進展，判明他是這個事件的主謀，但當時他否認此事。這個原憲兵就是我寫的《郁達夫的流亡與失踪》的筆錄裏出現的D。當時他所談的內容，雖然後來發覺在經歷上有若干虛假

的地方，但作為資料可以認為是珍貴的，所以就按他所敘述的那樣，記載下來了。

十六年以後的今天，他最初還是談些和筆錄裏所記的同樣意思的內容，企圖支吾過去。因此，我就拼命地說服他，要他認識到戰後已經四十年了，如果現在不公開他的姓名而把真相發表出來，是不應該有太大的顧慮的。只有將真相發表出來，才能得到良心上的安慰，才能得到被害者的家屬、與這個事件有關聯的人以及中國人民的諒解和寬恕。最後，他（現假定姓名為A）終於承認自己是主謀，向幾個部下達了綁架處置趙廉的命令。

### 隱名人物默默贖罪

對於這件事，其實我早在十六年前就掌握了決定性的證據。在《消失於南洋的郁達夫》一文中，我曾提及，有一個憲兵對朋友暗示，他曾奉上司（指A）的命令，參與殺害了趙廉。這個證據是從那個憲兵的遺屬那兒得到的。這位遺屬在戰後不久就開始反復嚴厲追問已經回國的A，要求說明自己的親人為何下落不明。對於這些，A始終不予明確答復。到了大約二十年前，A沒有辦法，終於說出了真相並在紙上寫下了以下內容的東西，即：那時，有個姓趙的有名的支那人，因為知道我們太多的秘密，所以命令幾名部下將他殺害了。紙上很明確地寫着「支那人·趙」。我得到那位遺屬的許可，將這張紙復印了，至今仍很珍重地保存着。

這次見面，我向A出示了這個復印件，這就

成了不得不說明真相的決定因素。據A說，發出綁架處置趙廉命令的當天或者第二天，就得到了部下關於綁架殺趙廉的報告。由於A不在殺害的現場，所以他不知道屍體到底如何收拾的，大概可以設想是埋在什麼地方了。

A在承認自己命令殺害都達夫的事實以後，心裏輕鬆不少，接着又和我雜談了他自己的身世，長達兩個多小時。

A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左右到武吉丁宜憲兵分隊任職，一直到戰爭結束。他的職務是班長，在隊長之下，但處於直接指揮隊員的地位。A任職期間，都達夫早已不幹翻譯了，然而，每逢需要精確無誤地翻譯時，還要找他。A發現他的翻譯總是有利於犯人的傾向，這正如公都達夫的流亡和失踪筆錄中所敘述的那樣。

根據胡愈之的報告，一九四年初，趙廉的眞面目已被憲兵隊發覺，那麼爲什麼沒有逮捕他呢？A說雖然知道趙廉曾在新加坡編《星洲日報》，但好像並沒有認爲他是大人物，因此，也沒有必要向憲兵隊本部報告。因爲現職憲兵權力很大，如有搜查權等等，並不是事事都要向上司匯報的。

胡愈之的報告還講到，趙廉的眞面目被憲兵隊知道後，曾給了相識的憲兵一〇〇〇盾的軍票，這樣，趙廉即都達夫之事就沒被公開。A對此持否定的看法，他認爲憲兵並不很要錢，那樣的事是不可能的。

原憲兵們編集出版的《日本憲兵正史》（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全國憲友會聯合會出版

）裏，曾這樣記述：趙廉是抗日援蔣地下組織的首謀者（頭頭），一九四三年年末開始的檢舉活動之前，他們對此已有所感覺，但後來趙逃走了，因此沒能逮捕。趙廉是不是地下組織的頭頭，這一點和胡愈之等的報告不一樣。都達夫直至日本戰敗一直留在巴爺公務的街上，根本沒有逃走。這到底是記述的錯誤，還是反映了日本憲兵隊情報能力的低下，從A所談的話來看，好像憲兵間的聯絡並不那麼密切，憲兵中有連調查記錄也寫不好的人，憲兵隊裏關於都達夫的情報也是些馬馬虎虎的東西。對於胡愈之、汪金丁等在巴爺公務組織的秘密組織「同仁社」的存在，A也說不知道。

A在日本戰敗的第二年夏天，由軍醫安排，作爲曾經得過肺病的人，用了假名字，乘醫院的船回國。他說不是混入隨軍職員而回國的。回國後，A曾兩次被負責戰後處理的官廳叫去，但兩次追查的都不是和他直接有關的事情。A沒有被作爲戰犯受到追究是因爲有幾位部下逃走了，然而這幾位部下却因逃跑而受到懷疑。還有就是在戰敗時，他的直接上司，也就是武吉丁宜憲兵分隊長，因有別的事件的責任而被處刑了。因爲有這些事情，所以A盡力在蘇門答臘給戰後離隊而死亡或去向不明的憲兵建造慰靈碑；盡量幫助他們的遺孀得到日本政府支付的養老金；這很明顯是在贖罪。

A說他這次承認自己是綁架殺害都達夫的主謀，是考慮到日本跟中國今後的友好。另外，他還說，如果允許的話，也想舉起手在趙氏的墓前

燒香。A在憲兵裏是屬少數派，是舊制中等學校（相當於中國的高中）的畢業生，像他這樣有學歷的人，在軍隊裏當然是可以取得幹部候補生的資格的。可是，在中學時代，由於討厭軍事訓練而參加時間不夠，最後沒有取得資格。還有聽說他成爲憲兵也是偶然的，是在別人的引誘下加入的。

這樣，A就當了十五年憲兵。他自己也苦笑說：「在日本國家權力的背景下，憲兵僅僅是虛張聲勢的存在。」七十多歲的A現在經常下圍棋消遣，以此來渡過他的餘生。

我曾勸過A，請他自己在報刊上把事實真相說出來，但他因爲有種種原因，而沒有同意。最後，他委托我公開發表。所以我代表A在這次會議上公布這次事實的真相。

戰爭屢次使人們發瘋，毫無疑問，A對於這一點也是非常清楚的。爲了使今後不再發生這樣的不幸事件，我期待着A在今後也能做出他的努力。

## 二、劉心皇的回信

鈴木正夫先生：

接到先生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三日的信，實在覺得很榮幸。我很早就知道先生是研究都達夫的學者，因爲我在臺灣曾購到你編的「都達夫資料」二冊。並且知道先生對都達夫之死的真相，很細心的在查證。

先生所寄的「都達夫被害真相」，那是先生最近所查證的結果，而且是事實。至此，「都達

夫之死」的真相，總算有了真實的結論。關於此點，凡是注意郁達夫的問題者，都應對先生致感謝之忱。

關於在臺灣研究中國新文學史的問題，非常困難，因為它是與政治攪在一起，從一九五〇年起一直封閉到一九八〇年，就是到現在，有的資料，還是遭封閉的。

我寫郁達夫之死，主要是在批評「說郁達夫

中

外

詩

壇

舟泊沙市夜入江陵

香港 蘇文擢

維舟衝暑入荆門，夾道長松胃夕昏。  
十里城牆餘霸跡，幾朝文物繼騷魂。  
漁樵莫問羣雄事，肝膽難酬一借恩。  
穿市颼輪燈火路，晚風遙送渡頭喧。

江船晨眺

前人

浮空遠岫鬱相望，向曉樓船待日光。  
楚國山川原浩蕩，巫峯雲雨盡荒唐。  
灘逢亂石迎流急，草入晨風潑面香。  
回首東雲無限思，茫茫禹跡是何鄉。

重慶紅岩紀念館

前人

渝都草樹夏成圍，舊館紅岩動古思。  
萬幅圖文關運會，兩家人物助流離。  
鶴長鳧短天難問，鳩合龍爭事豈知。  
大地沉浮定誰主，憑欄空聽浪聲悲。

熱河避暑山莊

香港 潘小磐

羣山環拱儼張屏，馴鹿留雲一片青。  
是處湖塘殊浩渺，前朝宮館尚瓏玲。  
巡廊恣我探文物，踞石看人理釣簾。  
還喚嬌兒借入鏡，萬荷撐蓋擁雙亭。  
玉橋垂柳拂肩低，士女如雲遠大堤。

羅尚主編

先生在「郁達夫被害真相」中，說那個憲兵班長A下達命令謀害郁達夫。我想事已過這麼多年，那個憲兵班長的名字是可以公佈的，不必再用A代表了，你以為如何？謝謝你寄來的資料。  
揣此 即頌  
撰祺

劉心皇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日

鏡拓七湖分上下，角翹重閣隔東西。  
延薰曲罷聞菱唱，補壁詩多認御題。  
歸晚吏憑城堞望，峯橫僧帽漸煙迷。

感恩節雅集

洛杉磯 孫克寬

神恩昭萬古，樂土庇千家。  
此日中原客，當年五月花。  
相看都老物，一夢了生涯。  
且喜詩盟永，聯吟度歲華。

前題

洛杉磯 伍道生

愛恩圖報世間稀，縱是親情漸覺非。  
不信且看兒女輩，幾曾溫暖報春暉。